

赴紐西蘭接受原住民國際事務培訓 成果報告書

姓名：王雅欣

出國期間：九十四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三十日

前往國家：紐西蘭

壹、 前言

感謝原民會給我一個機會，這真的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第一次可以出國那麼久，在紐西蘭的這兩個月，讓我體驗很多不一樣的事物，我認識很多啓發我的人，也發現我們台灣原住民還是有發展的空間，我真的永遠忘不了這兩個月的時間，透過以下的文字描述，把我所學的分享出來。

貳、 主辦機關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參、 國外培訓單位簡介

Te Puni Kōwhiri — TPK

網址：<http://www.tpk.govt.nz/>

毛利事務部成立於 1992 年，是毛利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大概類似台灣的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啦！毛利事務部協助很多地方組織，甚至也會因這些地方組織的，給予政府很多行政措施的建議，主要的毛利事務部位在首督威靈頓，還有十個地方毛利事務部，共有 411 的同仁，這個事務部跟所有地方組織有很深的聯結，並且提供許多寶貴的建議給政府，監督政府對於毛利的服務品質或政策是否恰當。

肆、 研習過程與課程重點

七月二日從中正機場飛往奧克蘭機場，展開兩個月的國際事務培訓，原民會為我們安排五個禮拜的英語學習和三個禮拜的國際事務研習，七月四日開始我們的英語學習於 Palmerston North 的一個語言訓練中心 ETC，語言訓練分為兩段式，七月四日至七月二十二日，以及結束國際事務研習後的八月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六日，上課時間是從早上的九點到下午的三點，我們的老師安排早上讓我們學習寫作和英語會話，下午則是閱讀的訓練和英聽，除了語言的訓練之外，Karen 也為我們安排幾次的地方組織參訪（附錄一），通常都是我們下課後，七月六日課程結束後我們前往 Wananga o Aotearoa Art Centre，這是一個學習中心，幫助訓練毛利人發揮他們的潛力，這個機構盼望透過這樣的學習幫助他們找到工作，也幫助他們更認識自己的文化，他們有一套課程安排，是有分層次的，可能是初階進而中階最後高階，接待人 Roimata 帶我們參觀並說明這個機構做什麼，我們也在這看到許多學生的作品，編織、雕刻、陶土、繪畫等，每項作品都是學生利用創造力去結合傳統與現代，所以這些作品可說是現代毛利藝術的呈現，真的很美麗，這是這個機構的網址：www.twoa.ac.nz。七月十四日我們前往一個類似台灣家扶中心的機構，Highbury Community Whanau Centre 負責人 Peter 為我們介紹，這個機構對於輟學的學生提供幫助，事實上再紐西蘭許多毛利人的家庭和台灣原住民的家庭有同樣的問題，父母酗酒又找不到工作，父母沒辦法提供小孩健全的家庭教育，進而小孩開始也染上不好的習慣，Peter 為我們介紹這些學生的背景後，

往它們的藝術學習教室，浦忠誠一行人也來到這個地方，一踏入這個地方就聽到一個聲音，原來是這些藝術家在工作之前，他們會花兩小時唱古老的歌謠，這可以幫助他們更有意境去創作他們的作品，不過看他們的作品真讓我驚訝，每個作品都有它的特色，而且他們注入不一樣的元素在他們的作品中，可以說結合傳統與現代，我想這是台灣原住民所欠缺，似乎每項藝術都一成不變，我就不得不承認，我哥哥真的很厲害，不只把布農族的音樂進入市場，更企圖打入所有人的心中，而且我哥哥在第三專輯所呈現前所未有的突破，更讓我驕傲和佩服，注入流行音樂元素在原住民的故事裡。這是這個機構的網址：www.tairawhiti.ac.nz。第三天，有個會議在 Waipiro Bay 的 Iritekura Marae，有個非政府組織 Te Runanga O Ngati Porou，它們在這個地區已推行一些方案來促進這個地區的觀光發展，今天算是一個階段的成果報告 local level solutions，由這個組織的 Chief Amohaere Houkamau 報告，經過彎曲的路程後，我們到了，這個地方真的是很漂亮，座落海邊旁，當我們一下車，我們跟毛利事務部的 Mister 和一行人，開始步向 Marae，有個老人吟唱著毛利傳統歌謠，此時我的內心開始莊敬起來，我知道這是一個很神聖的事情，進入 Marae 一定要脫鞋，當我們進入時，已有一些人坐在我們的另一邊，後來先由當地的耆老，說幾句歡迎的話，我想啦！因為他們都說母語，講完後就會突然唱起歌來，唱歌的人都會站起來，後來在輪到我們這邊的有輩份的人說話，這個組織的計畫是全方面考量和發展，他們非常重視教育這部分（技能學習），他們期盼毛利事務部不間斷給予他們協助，不過我真的體會到地方組織的重要性，他們非常明確了解這個地區需要的是什麼或是擁有什麼，期盼在台灣的原住民部落有有更多新的地方力量去幫助部落發展。第四天 Mere 安排我們參觀 Taiawhiti Museum，這不是一個很大的 Museum，不過裡面可藏有許多豐富的毛利文物，接待人 Jody 很熱心的為我們做簡介，首先他帶我們去一個山坡上，這裡可以看到 Gisborne 市和 Poverty Bay，在那裡他訴說這城市的故事給我們，以前他的祖先來到這個地方，後來他們又回到起源地，留下子孫和一隻狗，這隻狗每天在海洋等待主人的回來，最後變成一個很像狗的山坡，後來回到 Museum，他帶我們參觀這個 Museum 庫存的寶物，事實上這些都沒有被展示的，Jody 跟我們說，在還不了解這個文物的故事前，他們不會把它展示給眾人，這種對祖先文物的尊敬是我非常佩服的，不過我們也聽到很有趣的故事，以前他們的祖先會吃其它宗族首領的屍體，來得到他的地位和力量，這真是有點恐怖啊！比我們布農族的殺頭還可怕，不過 Jody 真的是一位非常認同他身分的人，他以毛利為榮，我非常感動他的分享，他讓我思考我和布農的聯結，此時我內心開始激盪，我以布農精神為榮，更以我的文化為榮。八月九日 Mere 幫我們安排一個當地 Turanga Health Centre 的參訪，Reweti Rophiha 算是這個機構的元老，他也是毛利人，由他為我們做介紹，這個機構是 1993 年成立的，他們服務的項目廣泛到家庭打掃，他們會做項目表，有需要的每天去的病人就會每天去，如果是需要去大醫院，他們也會提供專人陪伴，60%的收入來源是政府，40%是私人部分，有一群人稱 Support Person，他們都是跟這些部落人很熟的人，這樣這些部落的

人就不會太害羞或不敢去表達他們的需要，他們根據一個 life cycle 表，嬰兒、小孩、青年、成人、老人，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需要，他們根據不同階段去服務，我想這樣的組織架構和理念，真的是我們台灣可以去參考的，每個機構的思考點都是全方面，難怪有那麼多組織願意到紐西蘭取經。八月十日大約早上九點半時，我們又在 Mere 的安排下前去 Tolaga Bay，今天我們主要去參觀當地的 area school，Nori 是這裡個學校的校長，一見到她，她正在跟學校的同仁享用早茶，她是一個非常幽默的人，她直說我們是毛利人的阿姨，因為她也看到那個電視專訪和一些有關我們的文章，事實上毛利人和台灣原住民的關係聯結對毛利人來說是一件非常有興趣的事，小聊之後，她讓我們去參觀小朋友上課的狀況，我們先去大約十二歲以下的班級，她們上課全都是說母語，每天的課程設計也都以毛利文化為主軸，有些課程也安排這些小孩到戶外，這裡的小朋友我覺得她們都很喜歡來學校上課，也喜歡說母語，她們喜歡唸數字給我聽，甚至以唸的數字愈多為榮，剎那間，我感覺非常羞愧，自己最熟也只會唸到五，這裡老師都非常幽默，而且對這些小孩的教育都非常有心，每學期的結束都會安排一些晚會，老師甚至大膽演出走秀，為的是拉近跟學生的關係，這個學校是從幼稚園到高中生，算是全部包辦，一班的人數最多二十個，不過她們有分英語或毛利語的班級，透過聊天當中，發現有些家長不希望她的小孩學毛利語，即使她們也是毛利人，不然就是有些小孩在受教育之前都是以毛利語為主軸，不過等她們大一點，父母就希望她們轉到以英語為主的班級，因為父母不希望小孩的英語變很差，事實上說到這，就想有個女士跟我說，她希望除了毛利語外，她不希望她的孫子學英語，她反而希望她們學西班牙語或法語等，因為她認為這些小孩學英語的機會非常多，事實上她講的非常有道理，我會思考自己什麼是我的第一語言，可悲的是中文成為我的主語，然而我更發現英語也快變成我的第二語，那我的母語呢？此時我更思考到底為何我一定要學母語呢？我想是對自我要求的部分吧！我對自我身分認同的基本需求，我很羨慕這些小朋友有這樣的環境和機會去學習，我也好希望我的下一代除了家庭教育帶給她們的影響外，在外面她們依然有環境帶給她們刺激，結束這個學校的參訪後，我們繼續前往去見一位醫生，他為這個地區服務已經很多年了，不過其實最讓他感興趣的是原住民和毛利人的關係，他是一位很幽默的人，事實上大多毛利人的健康問題也跟台灣原住民差不多，不過由於她們吸煙的比率太高了，肺癌對毛利人也是佔很大的死因，他說事實上他不能改變毛利人的生活習慣，因為太難了，他只能盡量給予他們健康的資訊，我想這跟台灣的情形也是一樣，很多來部落做巡迴醫療的醫生或護士，極力強調喝酒的壞處，不過原住民還是戒不了酒，透過談話中，知道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每年都會舉辦全世界原住民醫生的交流活動，透過這個交流，大家把各自的問題說出來，彼此做個交流進而一起去突破這些問題，這真的是一個很棒的活動，多麼希望台灣的原住民醫生也有這個機會參與，在我們離開之前，欣瑜問了一個問題：你什麼時候決定要回來服務自己的人，他說了一句我非常非常認同的話：該是回家的時間到了，我非常深刻體會到原住民跟土地關係的聯結是多麼的密切，我自己甚

至也應該說我對我部落的愛是多麼的深，那裡充滿我許多的回憶，那裡也有我許多我深愛的人，我真的很難想像原住民沒了土地和部落要該怎麼生存。聽了他的分享後，思考自己未來能做什麼？能為部落做什麼？能為我的族人做什麼？今晚又是一個無限思考的夜晚。九月十一日，今天我好開心喔！見到這群可愛的女士，Mere 今天幫我們安排 Tairawhiti Maroi Women's Welfare League 的參訪，Tum 是這裡的負責人，我一到她們的辦公處，看到她們正在聊天，Tum 看到我的到來立刻前來，抱著我說好小的女孩啊！這四位女士都已經七十多歲，不過她們都在這個機構工作，在紐西蘭總共有八個這個 Women's Welfare League，每個 League 下都還有其它部門，我今天去的 League 下總共有 18 個部門，事實上這個機構雖然稱為 Women's Welfare League，不過她們服務的範圍可廣泛呢！健康、家庭暴力、社工等等，事實上今天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談論家庭暴力的部分，這裡家庭暴力事件也是非常嚴重，爸爸打小孩或妻子的事件是常見的，性暴力也是一樣，通常她們都會把這些受暴兒童與她們的家庭隔離，她們都會安排寄宿家庭，通常都是她們的親戚，不過事實上有些親戚不願意收這些孩童，不然就是看價錢的高低來判斷，不管怎樣就是希望這些孩子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她們會持續觀察她們的原生家庭，也會注意這些小孩的狀況，直到她們確定他們的原生家庭可以給予這些孩子健康的環境，這些小孩才會回去，我發現這些女士雖然年紀很大了，她們非常喜愛她們的工作，她們熱愛為自己的族人做事，這讓我想到在部落的一些老人，有時她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每天就是待在家裡，不然就是在部落閒晃，對這樣的狀況，我們這些年輕人是否能為她們做些什麼呢？這些老人是我們文化的寶，我們真的要非常珍惜她們，想到這我就開始思念起我的阿媽，突然有股衝動想跟她說說話，談談我們文化的東西，我想聽古老布農族的神話故事，我想多了解布農族祖先的事情，我從哪裡來，這些女士也很鼓勵我在語言部份的學習，她說語言也可以幫助你更確認你是誰，事實上我愈來愈覺得母語對自己的重要性，我真的要學好自己的母語，她也跟我說有愈來愈多的機構是由毛利人自己去辦的，因為只有她們自己了解她們要的是什麼，事實上真的如此，我很開心現在我的部落的冬夏令營都是由我們的青年去主辦，因為事實上我們也有能力，但重點是我們知道這些小朋友，她們也知道我們，透過這些活動，我們可以互相成長。我和這些女士聊很多事情，她們也非常喜歡分享，這個機構是由女人去成立和經營的，跟她們聊天真的讓我覺得好舒服喔！我也非常喜歡她們做的蛋糕，結束談話後，她們帶我去享受豐盛的午餐，我永遠忘不了今天的談話，我也永遠忘不了這些可愛的女士們。結束兩個禮拜的實習後，我們回到 Palmerston North 完成我們的英語學習課程，一樣地，Karen 幫我們安排一些參訪和學習，不過最特別的是，七月二十六日特別去威靈頓，參訪這個機構 Office of Treaty Settlement，這個 Office 類似協調委員會，當毛利人和非毛利人發生全力衝突時，這個 office 會很公正地扮演中間協調的角色，這個 Office 並不會偏袒那一方，透過雙方提出的理由和證據去尋找讓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這個 Office 真的很獨特，期盼台灣也能有類似這樣的機構，時間過的真快，兩個月就這樣過去了，我

們也參訪許多的組織也認識許多很親切的人，所以在八月二十七日時，我們三個做個小小的成果報告，那天來到的貴賓有寄宿家庭，ETC 的負責人，幾位我們曾經參訪過的組織負責人，當然最感動的是台灣同鄉會的到來，一大早大家顯的忙碌加上緊張，我們準備幾部分來完成我們的分享，第一是自我介紹，過來是台灣原住民族概論，重點就是我們個人心得分享，最後惟翹製作一份照片回顧的影片，當天人數雖來的不多，但來的人都讓我們很感動，當我們在介紹台灣原住民給他們時，他們顯得非常有興趣，當然台灣的簡單地理概況也讓他們非常不可思議，比他們國土還小的國家，人數比他們多好幾倍，說真的這是我第一次演說給外國人聽，其實還滿緊張的，不過我還是很努力地把我的部分講完，我也很開心地介紹我的族人給他們，尤其當我用我的母語跟他們獻上我的感謝，他們都非常開心和感動，當我看惟翹製作的影片時，我真的很想要哭，我不敢相信兩個月就這樣過去了，我們也成長了許多，重點這兩個月下來，我們也確實遇見許多很棒的人，如果真說捨不得的話，這群人將是我最深的思念，最後在我們分享結束前，我們唱了「山永遠是山，原住民永遠是原住民」這首歌，雖然這群外國人不了解我們唱什麼，不過我想他們可以體會我們想表達的是什麼，我想這首歌道盡全世界原住民的心聲，我們無論去哪裡，我們永遠是原住民，我真的很開心我是原住民，我是布農族，因為我們的文化和祖先的智慧都是別人所比不上的，來到這裡對我最大的啓示我想就是更加對自我身分的認同吧！

伍、心得與建議

紐西蘭真是一個漂亮又乾淨的國家，這裡有許多未開發的土地，這和台灣是很不一樣的，台灣土地比紐西蘭小，人口卻比紐西蘭還多，紐西蘭人口並不多，有人還開玩笑地說，羊的數量比紐西蘭的人口還多，事實上，來到紐西蘭後，我似乎也不得不承認這裡的羊真的很多，當你開車時，你會看到山坡上一大群正在吃草的羊，真的是一大群，這裡的人稱他們自己為 Kiwi，他們真的很懂得享受生活，下午五點店家說關門就關門，他們不會因為賺錢而犧牲自己的生活品質，這和台灣人的價值觀是很不同的，我發現紐西蘭對歷史文物記載或保存做的非常完善，不只毛利的部份，還包括地方歷史的部份，Palmerston North 曾經發生過嚴重的水災，在當地的博物館就有保留當時的文物供訪客或當地人參觀，這可以幫助人不會忘記這段歷史。紐西蘭給我一個強烈的感覺，大處可以感受當地原住民毛利人的文化，奧克蘭國際機場，有一個毛利雕刻的門檻，這讓剛到紐西蘭的外國人可以感受到強烈的毛利文化，事實上紐西蘭的外交事務也以毛利文化為對外窗口，有名的 All Black 英式橄欖球隊常在比賽前，表演有名的毛利戰舞 Haka，這讓國際人士體驗紐西蘭毛利人的勇猛善戰，除此之外，國際外交官來訪時，紐西蘭政府也常以毛利文物為贈禮。有人跟我說，過去毛利人也一直在外來人的欺壓下生存，後來開始有一批人站出來，一些運動就此展開，不過當他們在向政府爭回某些權利時，這個協約 Waiatangi 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他們的請求，當我們參觀許多地方組織時，很多負責人都有提到這個過去毛利酋長與歐洲人

簽訂的協約，所以這個協約對紐西蘭政府和毛利人都很重要。在紐西蘭你可以看到許多地方組織，事實上他們也跟台灣原住民一樣有許多問題，失業、酗酒、離婚率高、未成年生子、土地喪失等，不過這些地方組織已擬定許多措施去幫助毛利人脫離這樣的問題，不只毛利文物的保存，他們也積極希望把毛利的文化保存下來，語言的喪失對毛利人是最嚴重卻也最積極希望保存下來，從幼稚園就有以毛利語教導兒童，國小各級以上的學校也有實施雙語（英語和毛利語）或甚至以毛利語為主要語言來教導學生，除了學校，地方也有一些類似社區大學提供大家學毛利語，事實上，在紐西蘭你很容易可以聽到或看到毛利語，電視台，廣播電臺，雜誌，報紙，網站，甚至一些機構如圖書館，對我來說這是在台灣所不能見到的，我知道九六年就要開始實施，如果原住民學生想要享受加分制度，必須通過母語認證，但我想對我們這些原住民求學份子，最大的學習環境只能在部落吧！透過這次活動我深刻體驗母語的重要性，身為布農族的我，愈來愈渴望認清自我和建立自我，母語可以證明和堅定自我的身分，但我們都知道學習自己的母語是很困難，尤其在沒有一個母語環境下，就連在紐西蘭，雖然他們建立許多資源去幫助毛利人學習母語，可是事實上還是有許多毛利人不能夠說他們的母語，想到前主委尤哈尼對我說，語言學習還是要落實在家庭教育，我在紐西蘭更確定他的理念，在這次出訪當中，遇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一位大學教授做了一個研究，他發現布農族的 DNA 與毛利人是相合的，事實上我早就聽過這樣的學說，有人推斷台灣原住民族是南島民族的起源，不過對非常偏遠的紐西蘭，這是他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所以很多毛利人對這樣的新聞報導感到非常震驚，自此之後，許多毛利人看到我都叫我媽媽或阿媽，甚至說我是他們家族的一員，他們也對台灣原住民非常有興趣，我在紐西蘭也體驗到許多與我布農族相似的文化，甚至我發現幾位比較老一輩的毛利人和我的 Hudas 長的好像喔！當然他們也常常誤認我也是毛利人。紐西蘭不只重視毛利人的文化，更尊敬毛利人，來到紐西蘭的第五天，我們受邀去欣賞毛利歌舞的表演，表演的團體都是這裡中小學的學生，他們平常在學校就有教導這些，今天有一個機會讓他們呈現，一到會場就看到好多家長和學生，他們臉上都帶著期待和興奮，人聲吵雜中，大家進入了會場，此時舞台已有一個團體，他們的歌聲引導著我們的腳步，這是毛利人歡迎的儀式，不過特別的是我發現進入會場以後，沒有人會先坐下來，等他們唱完歌後大家才坐下來，看到這景象，我直覺這個是文化是有尊嚴的，不是次等於觀賞的人，我在想，我的排灣族或阿美族八部合音進入世界舞壇的時候，是被尊重而不是被僅僅被視為表演，不過我在想這些呈現的人，也因對自我要很要求，要被尊重首先要尊重自己，當我們呈現八部合音時，必須要很了解祖先所遺留下來的意義是很深遠的，它的故事它的禁忌時，我想這都是這些呈現的人要很注意的，看完這些表演後，我真的很佩服毛利文化在紐西蘭的重要地位。如果到台灣的原住民比較起來，紐西蘭的毛利人真的幸福多了！他們也很體己

毛利人推向國際，像羅東的童玩節、台東的南島文化節都可以看到毛利的表演團體，在紐西蘭也常辦國際的原住民事務會議，集合各國的原住民，針對不同的專業領域人才舉辦會議，我想這是我們台灣原住民積極要爭取的，盼望未來我們能有更多的原住民專業人才參與這樣的國際事務會議，基本上毛利人對我們真的很有興趣，也很希望日後能有更多機會交流，在原住民事務上，他們很願意幫助我們，也願意提供他們的建議，紐西蘭這個地方，針對當地原住民的事務有很多是我們可以學習的，最後我要非常感謝隊民曾給我一個機會參與，也因這個機會堅定我的方向，清楚知道以後我該如何利用我的專業服務回饋我的部落和我的族人甚至所有台灣的原住民族。

11/11/2018

誌

誌



與 Highbury Whanau Center 的學生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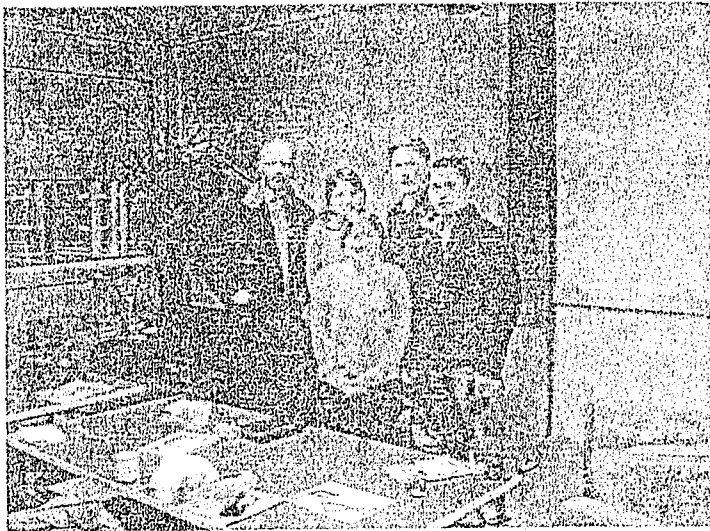
與研習單位 TPK 負責人 Mere 的合照



與 Maori Party 負責人 Tariana 的合照



與寄宿家庭的合照



與UCOL負責人的合照



與 Mason 教授的合照